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施宇,徐宏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
ISBN 7-5073-1903-2

Ⅰ.抗… Ⅱ.①施… ②徐… Ⅲ.国民党军—将军—生平事迹
Ⅳ.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2709 号

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

著　　者/施　宇　　徐　宏
责任编辑/杨茂荣
装帧设计/正典书装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销热线/010－63097018　6557509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710×980mm　1/16　25.25 印张　28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ISBN 7-5073-1903-2　定价:32.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铁心抗日　矢志不移
——于学忠坚持华北抗日 …… 1
打响中国军队抗日第一枪
——马占山江桥抗战 …… 19
华北战场最激烈的战斗
——卫立煌率部大战忻口 …… 35
宁死不当俘虏
——王甲本衡阳阻击日军以死报国 …… 46
写出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王铭章滕县战役壮烈殉国 …… 51
牺牲在蒋帮特务屠刀下的抗日将领
——方振武将军遇难记 …… 57
“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
——冯玉祥坚持抗日矢志不移 …… 64
“东方的隆美尔”
——孙立人率部赴缅甸协同英军抗击日寇 …… 85
军队的胜利就是民众的胜利
——杜聿明率部大战昆仑关 …… 100
率军打响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第一枪
——何基沣卢沟桥抗战 …… 108
以死来激励前方的抗日将士
——李必蕃成仁取义守菏泽 …… 118

还我河山
——李杜坚持东北抗日 …… 123
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李宗仁与台儿庄大捷 …… 133
“战死沙场是善终”
——李家钰血洒中原抗日战场 …… 143
为民族生存不计较个人功罪
——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后 …… 152
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家园
——佟麟阁抵抗日寇血洒南苑 …… 166
“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
——宋哲元率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180
抗日军人之魂
——张自忠战死抗日沙场 …… 191
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 207
“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
——张治中在两次淞沪抗战中 …… 225
“吾若效彼败军之将，复何面目以对我军民”
——张培梅以死抗议临阵脱逃 …… 241
抗日战场尽忠报国
——陈安宝反攻南昌为国捐躯 …… 25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登禹喜峰口、南苑抗击日寇 …… 258
誓死守土　抗战到底
——范筑先山东抗战纪实 …… 271
“宁死而不可降”
——饶国华攻取广德以身报国 …… 297

男儿贵在能死国
——姜玉贞原平抗战壮烈殉国 …… 301
一举打破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高志航‘八一四’空战显神威 …… 309
揭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傅作义绥远抗战纪实 …… 318
英勇杀敌八百兵
——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 …… 338
誓死捍卫民族的尊严
——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血战淞沪 …… 360
抗日英魂羁缅境
——戴安澜远征缅甸以身殉国 …… 378
后记 …… 397

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将领

Kang Ri Zhan Zheng Zhong De Ai Guo Jiang Ling

施宇 徐宏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铁心抗日　矢志不移

——于学忠坚持华北抗日

为阻挠于学忠抗日，日本特务和汉奸多次暗杀他。然而，这些威胁丝毫没有削弱于学忠的抗日决心，他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了心了。”

主政河北治理天津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后，又企图占领华北，在华北再制造一个伪政权，然后以华北为跳板，进而全面进攻中国，鲸吞华夏。

当时，河北省政府设在天津。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二军军长。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华北，就必须首先搞乱天津这个河北省的指挥中心。这样，天津就成了日寇占领华北的突破口和争夺焦点。“九一八”之后，为了配合日本关东军进攻辽西，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全面占领，成立伪满洲国，并为侵占华北打开通道，1931 年 11 月 8 日，日寇发动了第一次“天津事变”。

事变中，王树常积极组织力量，打击日寇，惩治汉奸，及时平息了暴乱，控制了局势。但是南京政府不仅不让王树常与日寇对抗，事后还要王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中国先撤防御工事与日本司令香稚谈判。国民党最高当局这样对待地方政府官员，使王树常不敢到租界逮捕闹事的败类，只好采取消极戒严的办法，致使天津人民行动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等约数万人生活受到影响。王树常虽然受尽挟持，苦于周旋，但天津地方人士对他并不理解，责难颇多。河北也有攻击他的空气。他硬既不能，软亦不可，左右为难，应付甚苦。

张学良对王树常是非常信赖的，王难以再干，叫谁去干？

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毛泽东赞扬他“热诚爱国”



他当即想到了于学忠，于是便考虑让两人对调。

事前，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字）很难应付，你做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于学忠对张学良忠心拥戴，惟命是从，欣然同意。接着张学良电请南京政府委任。

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于学忠与王树常对调。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王任平津卫戍司令。接到命令，于学忠遂赴天津河北省政府就职。

自“九一八”事变之日起，于学忠就坚决主张抗日，对国民党不准抗日始终不以为然。他常说“在甲午战争中，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我于学忠不能辱没先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同乡（山东蓬莱）前辈，我一生最佩服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倭将一切置之度外。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他恨透了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打心眼里一直想严惩日寇。

当时，日本天津租界不仅“合法”驻有日本军队，还有一支日本豢养的武装土匪。这批土匪有2000余人，原是冀、鲁、豫地区的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由日寇与汉奸陆续将其招募到天津，发给蓝色便服，以戴黄色袖章为标记，蛰伏在日租界的各个秘密据点内进行训练。与此同时，日轮“天潮丸”驶至天津，将一批武器运往海光寺日本兵营，发给招募来的这批人。他们不穿军装，身怀武器，为非作歹，老百姓都叫他们汉奸便衣队。被日特机关收买的失意军人李际春、张璧等，也伏居在日本租界内，由日方提供经费。李、张二人分任汉奸便衣队正副总指挥，密谋暴乱。土肥原曾对李际春封官许愿说“只要你在河北省搞出个‘新局面’来，就由你担任河北省主席。”

日军在日租界的中原大楼、宁家桥东岳家大楼和日本花园等处，秘密修筑瞭望台和工事，监视天津情况，指挥便衣队活动。

另外，日军还暗中武装“在乡军人会”等日本、朝鲜浪人，组织所谓“义勇队”。

为了粉碎日寇搞乱天津的阴谋，打击汉奸，惩治“便衣队”，整顿天津秩序，于学忠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坚决而又灵活的措施。外交方面，对驻津各国代表机构，一视同仁。对日本国外交事务的处理和对其他各国一样，凡属从前中日正式条约所应履行的事项，一如既往，照旧履行；

而对于日方各种新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则拒绝，绝不屈从。

于学忠断定，日本驻津军队有限，兵力不足，尚不能与我方正式发生冲突。由地痞流氓组成，并不具备军队素质的“便衣队”，不难消灭。他下令撤销了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活动。为了有足够的军警力量对付“便衣队”，不让他们兴风作浪，他令一一三师李振唐所部唐君尧、周福成两个团的官兵，统统改着保安队服装，轮流到市内值勤，集中警戒。如遇“便衣队”出来闹事，该打就打，该抓就抓，坚决惩处。为防日军万一动武，于学忠把自己的坚定决心郑重告诉部队：“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你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鬼子先动手，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出了事我于学忠负责！”他严令驻在北平南苑的东北军炮七旅旅长乔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绝不允许日本鬼子兵不血刃，像拿沈阳那样，用一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白捡天津。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有英、法、德、意、日等八国租界，八国在租界均有驻军权。美国无租界，但有驻军权。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距离外国驻军点 20 公里以外处。但为了保卫天津，随时准备策应内线，防敌突袭，于学忠命令五十一军的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师，分别驻扎在天津、塘沽、马厂、杨柳青一带，并在大沽构筑工事，防止日军在塘沽登陆。

于学忠坚决抵制日寇的强硬态度和决心，使部下深受鼓舞，极大地增强了顶住日本人的信心。从此以后，日军搞戒严，东北军也搞戒严，日军搞阅兵，东北军也搞阅兵……有时隔着一条马路，敌我双方都荷枪实弹比武似地进行检阅操练。日方阅兵的马路上冷冷清清，我方阅兵的马路上却十分热闹，天津市许多工人、学生、居民围观叫好。明显看出，人民群众非常支持于部官兵与日寇进行斗争。从此，东北军抵制日寇，保卫天津的士气进一步高涨。

日本侵略者看到于学忠为保天津，有和他们力拼的信心和决心，自知利用“便衣队”闹事唾手而得天津已不可能，又不愿下大本钱重蹈在上海和十九路军硬拼消耗的覆辙，因而其狂妄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日寇的暂时退让，使“便衣队”像一群无势可仗的走狗，不敢再出来闹事。从此，天津秩序有了好转。

此后不久，日本侵略者为了窥察华北的防范戒备情况和于学忠的态度，派出了由经济界、各株式会社、新闻界、军界以及其他民众团体组成的考察团、观光团到天津访问。日本现职军官和特务如田代义莪、高桥、根本、矶谷、丰多、柴山、土肥原贤二等人，都频繁来与于学忠接触。驻北平的日本代办若杉要和驻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也时常来和于谈话。此外，日本宪兵则不断到保安队、公安局造访、“叙旧”、“交朋友”。表面上他们有所退让，实际是以退为进；看上去“友好”、“亲善”，实际上却心怀鬼胎，暗藏杀机。面对日寇的频繁造访和层层包围，于学忠谨言慎行，机智应对，处处提防。他要求部队也要随时提高警惕，搞好战备，防止上当，防止敌人突袭。

同时，他还抓住河北省政府外交秘书陶祖椿的一项农村改革建议，准备在天津实行。

陶祖椿，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曾在以王树常为主席的河北省政府交涉公署、津海关监督公署任职，参加接待了李顿调查团。但该调查团掌握那么多日军侵华证据，结果对日寇侵略却没起任何阻止作用，使他大失所望。事后，他不住地摇头叹息：“弱国无外交！”痛苦无奈之余，他本着“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国富才能强兵的观念，针对天津周围农村特点（天津市郊有很多水沼，号称“七十二沽”），根据管仲“耕战一体”的思想，到天津郊区农村做了大量调查，最后提出《农村救国计划》。该计划在开辟水沼为稻田的同时，建立新的“村单位”，每个“村单位”都是一个“耕战一体”的“堡垒”。他还聘请荷兰建筑师乐伦森，按照《计划》做出“村单位”的规划模型。他上书于学忠，建议在天津周围开辟出若干个“村单位”，作为抵御日寇侵略和“蚕食政策”的基础。

于学忠看了陶祖椿的农村改革建议，非常高兴，让他广为宣传，取得支持。陶祖椿曾先后在天津“扶轮社”、“联青社”、“农社”等团体进行讲演。大家虽然反映不错，但当时华北形势危急，不具备和平建设条件，经济又很困难，为此，计划最终没能上马。但于、陶以改革顶住日寇进攻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于学忠到天津上任后，还遇到了一起国民党疯狂逮捕陈少敏等共产党人的大要案。在经过陈少敏等人与国民党特务的曲折斗争后，最终

都由于学忠所部释放了。

陈少敏，女，山东寿光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部长和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鄂中省委书记、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支队政委、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共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陈少敏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由于党内“左”的路线作怪，天津市委个别人热衷于冒险行动，于 1932 年 11 月举行了全市大罢工，导致陈少敏等 70 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使中共天津市各级党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

那时，天津国民党治安力量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南京派来的国民党；一部分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兼管的警察局。凡属政治性案件，概由国民党中央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负责，发出逮捕令交给公安局执行。刑事侦察和军事防御，则由东北军负全责。警察局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矛盾很大，矛盾焦点在于“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

陈少敏等人被捕后，没有送交国民党特务机关，而被暂时关押在天津市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都可以随时提审，但态度却各不相同。国民党特务刑讯逼供非要她承认是共产党不可；警察局并不主张刑讯逼供，局里有一位官员不相信陈少敏是共产党，竟和特务们吵起来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捉人。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陈少敏统战工作做得好，不仅与东北军一名旅长的姨太太王静宜保持了友好关系，还发展她加入了共产党，由她多方疏通，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是每次审讯，陈少敏都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守口如瓶，并再三申明：自己是“东北人”，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有家回不去，成了讨饭为生的流浪者，说日本人不好，赞成抗日，他们就把我当成共产党抓来了！还理直气壮地进行辩驳：“日本人侵占了我们东北，东北人说日本人不好，就成共产党啦！那样的话，咱们东北军不都成共产党啦！”为此，得到了警察局的理解和同情，并受到张学铭等人的保护。

尽管陈少敏拒不承认是共产党，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和警察局对此案看法不一，这种矛盾使陈少敏等人无法获释。为此，没有更权威的

上司和官员出面，此案无法了结。

后来，陈少敏被解送到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军法处。

该军军法处处长为周子可。该处另有两名军法官：一位姓李的上尉军法官；另一位名叫冯子南。冯系湖北秭归人，乃周子可表弟，非常年轻，大学毕业不久。他思想进步，爱好文学艺术，“九一八”事变后，具有鲜明的反蒋抗日思想，因共产党嫌疑（不知其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曾在南京被捕，营救获释后来到北方，由周子可推荐，在五十一军军法处任中尉军法官。

据陈少敏说，五十一军军法处也对其每天进行两次提审。但被移送到东北军于学忠部军法处后，由于她拒不吐实，加上东北军中一些进步军官的同情和帮助，最后终于被释放。

陈少敏在五十一军获释，究竟是谁决定的？虽然周子可、冯子南比较进步，主张抗日，但因国民党特务对此案揪住不放，周、冯不可能擅自主张放人。再则，这样一宗共产党案，移交到五十一军后，作为军长，于学忠竟然一无所知，不可思议。据对这段历史专门进行过研究的郭宝恒同志 1992 年 6 月 3 日所谈，于学忠曾潜赴牢房看过这批政治犯，并不准虐待他们，说明他不仅知道，而且寄予同情。以此推论，陈少敏等人应是得到于学忠首肯后获释的。

日寇“华北独立”阴谋破产

为了进占华北，日寇无时无刻不想和于学忠进行重兵相持的对垒、拼斗。但由于于学忠手里掌握 17 万东北军，是华北最大的实力派，日寇兵力不足，无法实现自己的奢望。他们不得不避硬就软，采取温和态度，以利诱之，企图使之为其所用。为此，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曾派人一次就给于送去几坛酒，进行拉拢。于学忠不在家，仆人收下了。当他回来发现后，很生气，命仆人立即送回去。

于学忠如此拒礼，日方并“不在乎”，相反劲头更大。号称“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等，都亲自来见于学忠，进行游说。他们要于与齐燮元等搞所谓“华北独立”，均被于学忠严词拒绝。于是，他们指使在天津的亲日分子和失意政客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唐等人，纷纷游说于学忠。

张志潭在北洋政客中素有“智多星”之称。他先跟段祺瑞，后随吴佩孚。不管皖系直系哪派当权，他都春风得意，宦海得势，左右逢源，位居要津。他先后当过段祺瑞的“国务院秘书长”、“督办参战处机要秘书”，靳云鹏的“内阁总长”、“交通总长”等。他曾极力拉拢于学忠说：日本人对你的希望，就是能像阎锡山、韩复榘那样；你如果肯那样做，不但在华北的地位可以稳固，还可以扩张势力，继承张学良的地位；军备上，所有日方在东北所接收的飞机、械弹，均可交你使用。

后来，在天津空气紧张时，张志潭也频频给于学忠来电话，有意进行游说。于对此十分反感，告知别人警告张志潭：“张文伯（张志潭字）先生以后最好对我不要谈这些啦！”

齐燮元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投靠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战败，被北洋政府免职，成了失意政客；抗战时期投降日寇，先后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署督办和伪华北靖国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被枪决。

齐曾公开要于学忠脱离国民党中央，搞华北独立。他对于学忠说：南京政府处理华北问题诸多不当，不要听他们的。于学忠驳：“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当即把齐燮元顶了回去。

那时，张志潭、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等人曾对于学忠轮番“轰炸”，连续游说，要他脱离南京政府，搞华北独立，当“华北王”。但于学忠立场坚定，毫不为动，使他们连连碰壁。为了摆脱其包围和纠缠，此后，于学忠对副官下达命令，拒绝接见这些人。

日本侵略者对于学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孙传芳（字馨远）早年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时，于学忠是他的部下，驻节宜昌。于归属东北军后，孙过去的很多部下参加了东北讲武堂学习。这些人毕业后大都来到于学忠部，其中校级军官居多。

“孙馨帅，混到现在”，“血气既衰，但却不甘寂寞”。（张学良语）在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的拉拢下，孙传芳曾极力收买和煽惑旧部，兴风作浪，制造事端。他们还与过去被张学良扣押过、在山海关被撤职的旅长马廷福纠集在一起，拉拢那些因犯各种错误被撤职的旧军

官，形成一种破坏势力，妄图在于学忠部搞分裂。时驻葛沽的东北军一一四师团长张冠英被其收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被于的部下侦知。有一天，他们在葛沽举行会议，于学忠派人前往围捕，因事机未密，走漏风声，马廷福、张冠英均行潜逃。这样，日寇勾结孙传芳的阴谋便公开暴露，孙一些旧部的破坏活动，遂以失败告终。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伪“华北国”，在威逼利诱不成的情况下，又费尽心机寻找那些有来头的遗老们，妄图让他们东山再起，粉墨登场，作为华北的头面人物，把于学忠挤垮。

板垣首先拉拢的是蛰居天津的段祺瑞。

段祺瑞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留学德国学习军事。1896 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1912 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段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任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大权。1920 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下台。1924 年直系政权垮台，段祺瑞又被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后来他抵制国民会议，破坏反帝斗争，1926 年屠杀北平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被驱赶下台。日本侵略者下手拉拢他的事为蒋介石侦知，派人于 1933 年春将段接到上海，羁縻起来。



在天津的日军扩大租界区，把界碑树到了我马路中央

接着，日本侵略者又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1898 年投奔聂士成武卫军当兵，1902 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 年任北洋军阀曹锟的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三标标统、第三师师部副官长、第六旅旅长，1915 年随曹锟入川镇压护国军，1917 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22 年直奉战争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

省巡阅副使；1923 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人，制造了“二七”惨案；1924 年直奉战争战败，1926 年被北伐军打垮，逃至四川，依附杨森，“九一八”事变后伏居北平。

日本侵略者认为，吴在政治上有号召力，曾一度为于学忠的长官，又一向反对南京政府，作为伪“华北国”的头子是很理想的。但不管日本侵略者如何花言巧语，吴佩孚“始终不为所欺”。脱离军政后，吴一向以“诸葛”自诩，不愿做外国人的帮凶。为了表明心迹，他作过一幅这样的长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蓄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董必武曾说，吴佩孚有不同于其他军阀之处，他崇拜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关羽、岳飞等，失败后不出洋，不入租界，不蓄私产，能自全晚节，是值得称道的。吴不愿低首下心去做儿皇帝，使日寇大失所望。

此后，日本侵略者又要利用吴景濂。

吴景濂，辽宁兴城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毕业，留学日本，外号吴大头，曾任奉天师范学堂第一任监督（即校长），奉天咨议局局长。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1912 年被张作霖赶出东北，南走广东，后来当上国会众议院议长。他积极参加护法运动，领导议员反对袁世凯。在曹锟贿选总统时，他又助曹贿选，遭到全国抨击。为了表示蕴气守节，他曾以“一死足令名不朽，千秋惟有义常申”示人。他珍视早年追随孙中山护法这段政治资本，不愿为日寇驱使，轻易自暴自弃，自我毁灭。当日本侵略者拉拢他时，他也拒绝“出山”。

日本侵略者酝酿建立伪“华北国”，在企图拉拢段祺瑞、吴佩孚、吴景濂作帮凶不成的情况下，又开始利用汉奸、匪首收编匪军，在华北兴风作浪，企图把于学忠搞垮。

就在这时，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石友三，主动跳了出来。

石友三 1931 年被打垮后，逃往济南依附韩复榘。因他不甘寂寞，又怕韩有他意，乃通过与日本人素有勾结的参议陈敬斋与日寇联络，在日本特务凑开一保护下，化装成日本人，离开济南，潜赴烟台乘船从海上来到天津，住在日租界。使石友三当年全军覆没的主要敌人和核心策划者就是于学忠。所以他对于非常不满，仇隙较深。日寇正是利用石友三这一点，企图搞乱华北，把于学忠搞掉。为此，石友三拼命拉地痞流氓入伙，扩充力量，兴风作浪。

同时，日寇还利用匪首刘桂堂（混号刘黑七）捣乱。

刘桂堂 1915 年潜入山中为匪，后率匪众流窜于鲁南山区。1928 年投靠蒋介石，其匪众编为新四师，刘任师长；1930 年投靠阎锡山，任二十六军军长；1933 年春去东北投靠日伪成为“皇协军”，任伪满第三路军总指挥；1934 年 2 月，回山东被韩复榘击败后，只身逃往天津，潜居在日租界。不久，在日寇支持下重新出山，在宣化招兵买马，搜罗匪徒，为日寇充当打手，大肆在华北骚扰，疯狂与于学忠作对。

为了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于学忠一方面顽强地对付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针对石友三、刘桂堂便衣队的破坏活动，不断组织力量予以惩治。只要他们的活动一经发现，就会立即遭到于部的无情打击。他们的骚扰尽管给冀东老百姓造成了危害，但在于部的“严打”下，始终未能真正在冀东和天津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使于部在华北的实力受到影响和削弱，更未动摇于学忠在华北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滚出中国我才高兴呢！”

1934 年 4 月 17 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霸亚洲的《天羽声明》，4 月 22 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斋藤博，在接受《华盛顿星报》记者采访时所发表的谈话，比《天羽声明》更为露骨。他说“日本政府较世界任何他国更其理解中国；中国目前之纷乱状态是一种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日本之所要求的是，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商人订立任何重要契约时，务必于事前商诸日本。如外国商人莫视此种要求，则中国政府不能不负忽视我国警告之责任。譬如中国新近购买之飞机，咸为意图于最后以之对付日本者，所以日本终久不能容忍此类事情……”任

何对华援助，日本认为其适足以助长中国内乱、或为对日本作战之准备，日本必须予以制止。”日本不仅要做中国的太上皇，还要凌驾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

那时，日方迭次造谣，谓我方将对它不利。在天津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装设地雷，并敷设铁丝网麻袋等物，加强防御工事，俨若战争状态。沿北宁铁路附近，亦均加强戒备。按《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不得超过 200 人，而日寇竟以换防为名，不断增兵。他们采取的手法是，接防者已到，撤离者不走，无形中成倍的增加了兵力。日方在铁路沿线，均用此法增兵。

驻津日军则加紧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日本特务机关唆使日本士兵骑着马，在华界横冲直闯，肆意侮辱行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耀武扬威地故意路经省政府门口，并在省府附近架枪休息 10 分钟。此种做法，向例未有，显有示威之意。

面对日寇挑衅，于学忠一面再三向日租界驻军提出抗议，一面命令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

日寇在天津增兵挑衅的同时，在华北一带也利用一些与政府毫无关系的民事案件，制造事端，故意整于学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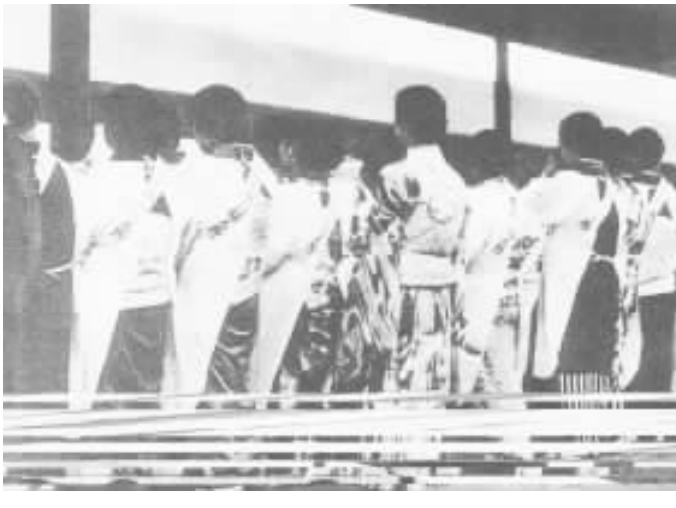
5 月 14 日，日本青年小岛助一在没有通知中方的情况下，孤身一人，擅自到丰润县第三区韩家寺日本人本静次郎开设的三东洋行访友，碰上三名匪徒抢劫该行，将小岛助一掠去，于 15 日将其杀死。这一案件，是日本浪人在该地毒打农民惹起公愤后发生的，纯属民间所为，中方事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按照惯例，中国官方可予赔偿或口头表示遗憾。但日方却就此事大造声势，使事态迅速扩大。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智郎，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五项要求：

⑴ 由河北省主席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

⑵ 惩办唐山公安局长及县长；

⑶ 赔偿一万元；

平津两地的‘日本国防妇人会’组织在华的日本妇女在车站欢迎日军



⑷ 缉凶；

⑸ 保证此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日方这一要求，使于学忠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日方借题发挥，故意刁难。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让他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道歉。其所持的理由是，根据中日条约，凡系日本、朝鲜人到我国各地，如有正当理由，必须先行通知我方，经我方许可后始负保护责任。小岛助一到丰润韩家寺访友，事前并未通知我方，故不能正式道歉。

双方交涉无效，日方乃向南京政府外交部和黄郛提出抗议。南京不予解决，仍让于学忠负责处理。于仍坚持原来的意见。黄郛、何应钦即召于学忠赴北平，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于认为，处理民事案件，让他以官方名义向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道歉是丧权辱国。黄郛则对于学忠说："这个问题必须由地方解决。你向日本驻屯军司令道歉并不是丧权辱国，你就受点难堪也是为老百姓负责，免得事态扩大。你务要勉为点难！"为了满足侵略者的无理要求，黄、何一再施压，让于学忠屈从，使于无比气愤。他说："黄郛'唾面自干'，始终不以此为丧权辱国。……足见黄郛、何应钦并非支持地方政府，而为日寇效忠。

不管蒋介石、何应钦、黄郛等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妥协退让，也不管他们对于学忠如何打击迫害，但于对日寇及汉奸的态度始终未变，该打击的打击，该惩治的惩治，绝不心慈手软。

日寇在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为了搞乱华北，又在天津大肆收买汉奸。日特土肥原贤二、影佐贞昭拉出著名汉奸郝鹏、张璧等。其中郝鹏为害尤烈。他长期潜伏在天津日本租界内。在日寇的支持下，郝鹏以租界为掩护，屡屡带领便衣队在天津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四处捣乱，成了危害天津商民安全的一大乱源、祸首。河北人民对这个卖国贼无比仇恨，纷纷要求严惩。

同年，郝鹏在日本租界的住址被天津爱国人士侦知。出于对郝忍无可忍的愤懑心情，有一天天未破晓，天津市一些人士，将郝鹏从日本租界悄悄绑架出来，送交河北省政府处理。

为了为国锄奸除害，于学忠拟即处以死刑。但他不认识郝鹏。为了辨明真伪，防止弄错，他即派从前在郝鹏手下当过科员的李聘卿前往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